網紅店

小區門口的一家店面更換招牌了。兩年多時間，先是開了一家宮廷牛肉餅，後來是一家糕點店，而後又換成一家麻辣燙。城頭變幻大王旗，每家店都只持續了幾個月。過程也是驚人的相似。開業之初，顧客大排長龍；大概一個月後，客流漸稀；再後來，門可羅雀，直到悄無聲息地關張大吉。

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名字：「網紅店」。套路就是花錢炒作人氣、口碑，在APP上刷好評、霸榜、攢數據，最終匯集成一個詞：「流量」。而流量就會吸引來顧客，變成實實在在的銷量。巨大的網紅需求，催生了職業的「好評」公司，專門組織水軍、槍手增加點擊量、美譽指數，抬高熱度。至於產品本身，其實並無出色亮點。甚至由於將有限資源都投入到刷流量方面，產品因此等而下之。

門口的宮廷牛肉餅剛開張之際，好奇於熱鬧火爆場面，也排隊買了一次。結果，餅面黏乎乎，肉餡油乎乎，也就斷絕了做回頭客的可能性。也許大多數慕名而來的顧客都是這種遭遇，所以宮廷餅不久便打入冷宮。其實，網紅店早已預料到這種結果，但人家的理念就是打游擊戰，掙快錢。此處歇業了，換個地方，換個招牌，重打鑼鼓另開張，按劇本再重演一遍。

以前，店舖攤位想要抬高人氣，往往僱傭一批「託兒」現場站台，製造熙熙攘攘的假象。東北話管這種做法叫作「牽驢」。至於誰是驢？當然是被蒙騙而「牽」來的顧客。英語中，donkey寓意笨蛋傻瓜。牽驢，就是把顧客當成傻瓜。只不過，互聯網時代，花樣更加翻新。

要想避免被人當驢牽，自保之法便是不妨多觀察觀察，別急着蹭網紅，試玉要燒三日滿嘛！至於監管部門，不妨將「網紅」標籤作為特殊警示，重點緊盯，查一查有無欺客。

瓜園 蓬山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漏網的板藍根

臨近開學，和女兒一起趕寫暑假作業。作業裏有道題，讓寫出處暑前後食用的蔬果。我便拿過枱曆，把處暑的日子指給她看，啟發道：你想想什麼水果是在這個時間吃的？她想了想，發現幾乎所有水果都可以在處暑前後吃到。我不禁啞然。出題人的思維停留在幾十年前。在當年，蔬果與時令關係密切，冬天吃西瓜是無法想像的，椰子、榴槤這樣的熱帶水果更聞所未聞。但今天，大棚種植技術加上發達的物流，編成了一張生活的大網，讓大部分蔬果四季得食。

我們常說，網絡把世界變平了。遙遠的世界，與我等草民或許並無多大關係，真讓人有些失落的是生活也被抹平了。現代文明中殘存的一點兒自然氣息，正在慢慢抽走。

這些年，不少與時令有關的民俗得到保護、研究和解讀，有的地方還搞起諸多文化活動，但圈養式的保護無法阻擋其在生活中的消失。更何況，有許多民俗只在小地方流傳，尚無資格進入保護之列。

比如，在我老家，重陽節照例要做栗糕來吃，糕裏除了嵌入板栗碎肉外，還要插三角彩旗若干，這旗增添了吃糕的樂趣，也是孩子的好玩具。到了立夏則塑麵狗，白麵捏的是白狗，把老南瓜和在麵裏就有了黃狗，如改用野菜，便可捏黑狗或花狗，或坐或卧，拿小赤豆點上眼睛，十分生動，上籠蒸熟，是玩具也是零食，據說小把戲吃了「立夏狗」便不會疰夏。

現代物流網遍布的今天，偶得網外之物，總給人欣喜。幾年前的夏天，我們一家人從西寧到張掖旅遊，行經民樂縣，此地是板藍根種植基地，公路邊農民賣烤玉米的攤子上，兼賣曬乾了的板藍根，寸許長，拇指粗。我買了一些。每逢咽乾上火，折斷一節，泡水服用，效果奇佳。余光中先生曾說自己是網絡時代的「漏網之魚」，語帶雙關，啟人實多。民樂公路邊的板藍根，本該被藥商收去製藥，卻被我買走，大概也屬「漏網之魚」吧。

知見錄 胡一峰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周家兄弟

魯迅原名周樹人。其母姓魯，樹人取了母姓為筆名首字。

周家三兄弟，老大樹人和老二作人都是現代文學史上不可忽略的作家。三兄弟本手足情深，魯迅相關題材的詩有六首，今天讀來也很有感覺，見出硬骨錚錚的魯迅一腔溫柔兄弟情。舉一首為例：謀生無奈日奔馳，有弟偏教各別離。最是令人凄絕處，孤檠長夜雨來時。

魯迅的文學成就已多有論述。這個被毛澤東讚譽過「骨頭最硬」的作家是上世紀三十年代文學的領頭人，其文學成就中，雜文尤見突出。其雜文嬉笑怒罵皆成風格，文筆鋒利辛辣、思想嚴謹雄辯，討伐黑暗常是一針見血。其思想的深刻，文風的犀利獨樹一格，是內地中、大學生的指定讀物。每當社會上出現黑暗或不公，便有人抬出魯迅，呼籲發揮魯迅的戰鬥精神去開火。

只是，不可能每個作家都是魯迅。文學世界固然需要魯迅，同時也需要周作人。

周作人因政治上有一段與汪精衛漢奸政權的關係，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定性為漢奸，入獄四年。這段不光彩的歷史令他在寫作上的成就長期被忽略。實際上周作人在三十年代的新文化運動中頗有貢獻，還是一名出色的翻譯家和作家。他的散文風格與其兄長魯迅相異，鋒芒不露，意韻含蓄，讀來淡泊，細思極雅。這與他長期在日本生活，夫人是日本人，受日本文化潛移默化有關，其作品體現出日本文學難以言傳的情調。

周家兩兄弟的作品，乍看魯迅充滿了戰鬥性，周作人卻瀰漫着人生況味。這兩種風格是百花齊放的文學園地都需要的。社會長期關注哥哥而輕視了弟弟，然後用了幾十年的時間才認識到，周作人的政治與文學該是兩本賬。

可惜的是，因為一些說不清的家事，兩兄弟後來反目相向，從此陌路。

人與歲月 凡心
fanxinw@hotmail.com
逢周三、五見報

特·朗·普

突然在網上看到一張圖片，是一種叫做「特朗普」的茶葉。圖中茶葉是被包成圓圓的餅狀，在包裝紙的正中有三個大字「特朗普」。而在這三個字的下面，有用稍小一點的字，寫着「特製·布朗·普洱」。

原本以為只是網上改圖，大家笑一笑就算了，沒想到我去淘寶上查了一下，發現真的有這樣的茶葉。「特朗普」茶葉由一家雲南的茶葉公司生產，每一塊茶餅350克左右，售價大約30多港幣。從價格來看，茶葉並非上品，不過大家顯然也都是為了名字的噱頭而來，所以也都沒有人認真計較茶究竟好不好喝，都是在評論區裏「抖機靈」，評論區中近一千四百條評論幾乎成了一個段子大賽。有網友說「喝完就去大選」，還有網友留言說「雖然我買了，但是我不敢喝，怕一喝就會說胡話」，還有網友估計是已經喝了「特朗普」，所以說話的語氣和風格多少已經帶上了一些他的味道：「自從喝了這款茶葉之後，我覺得沒有人比我更懂普洱。」

類似喝茶這種愛好，會有一眾固定的支持者，這種基礎而持續的支持，從另外一個角度看，也形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「圈子」。只有想方設法「破圈」，才能在短時間內吸引大量原本圈外的人予以關注、入圈。我欣賞這個商家的創造力與行動力，淘寶上賣茶的店舖何止千家，但也就這一種「特朗普」成功「破圈」，而這樣「破圈」的行為，確確實實地轉化成了它的銷售量。通過製造話題，突破日常茶葉愛好者的「小圈子」，讓平時不喝茶的群體也了解到這種茶並且願意掏錢一試。這就是「破圈的力量」。

大川集 利貞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紅色跑車

多少男士夢寐以求一輛紅色的跑車，架上太陽鏡，在公路上飛馳，這似乎是一個成功男士的社會定型，但這畢竟是跑車廠商塑造出來的幻象，以刺激高消費能力的一群人大灑金錢。當然，單單汽車廠商的營造是無法達到如此效果，必然是人心靈內的某個元素被此影像所觸動，並產生着巨大的共鳴。

朋友之前開着一架紅色的小跑車，每次坐上去都讓我感到十分興奮。這多少滿足了自我的需求，自我需要營造出一個讓人感覺良好的形象，因此坐上朋友的紅色小跑車在路上奔馳的時候，都無形中有着一種優越感。

這種膨脹有兩種意義，一種是不斷膨脹造成與本我分離的後果，典型的迷失自我的情況，常見於中年危機的男士身上，經常反問自己我欲何為？而適度的膨脹則可視為一種推動力，給予我們足夠的動機去表現出更好的自己。兩者之間的分別在於自我與本我之間的聯繫是否穩當，這個聯繫我們稱之為「自我—本我軸」。

紅色的跑車象徵意義巨大，當我們渴求它的出現或視之為夢寐以求的寶貝時，我們可視它為一種心靈的動力，對快速成長的渴求，年輕時可能是職場上的發展，中老年時則可視為個人成長的標記，高速的跑車也提醒着我們要把握機會，稍一錯過它就會在我們面前飛馳而過。

另一方面，紅色是危險的，尤其當高速跑車在路上飛馳，這種速度是致命的，也為接下來的每一秒加添了不確定性。當自我高速膨脹，這將會危及到「自我—本我軸」，一旦這條軸斷開了，心靈將會在這輛高速跑車中失控，這可是十分危險的經驗。

不久之前，朋友換了一輛黑色的小轎車，我對此大有意見，經常對着他大發牢騷，朋友只得沒好氣地安撫着我。當我將個人的成長期許都投射在朋友及其車上，是使我感到不安的原因，或許，我得考慮自己擁有一輛二手的紅色小跑車，希望太太對我的願望不會發太大的牢騷。

象訴 馮俊彥
instagram.com/symbol_talk/
逢周五見報

疫下洗牙記

用美國大學買的保險，員工每半年能免費洗牙一次。去年在國內學術休假，一年多沒看牙，回美後該去檢查一下。父母擔心疫情，不贊成我冒險。不料歸後事多心煩，牙齦腫了，這下不得不去看牙醫了。

診所提前來電確認，告知本州公共衛生部門規定，入內必須佩戴口罩；到了不能進會客室，必須讓裏面人出來接。我按時到達，敲門入內。洗牙師先在大門口給測額溫，一切正常，帶我進小隔間。坐下後，她遞來一小杯漱口水，要我漱口三十秒，這才開始洗牙。

因為牙齦曾經發腫，洗牙師先拍了X光片。四十分鐘後她洗完牙，請主管牙醫大衛來檢查。大衛看了片子，說其餘牙齒保護良好，只有少量沉積物和茶漬，但原本做過根管的那顆牙因牙骨日益流失，旁邊又斜倚了一顆牙，容易發炎。這次是小問題，身體足以抵抗，如果持續發炎就要服用抗生素，最終可能要拔掉再種牙。於是又約了兩周後去診所找主攻種牙的克里斯醫生諮詢。我右下方那顆牙就是他種的。克里斯在小鎮土生土長，技術不錯，人也和善。

疫情期間牙醫診所增加了管控，但總體氣氛放鬆和諧，與往日沒多大區別。後勤主管、老熟人佩蒂詢問國內防疫如何，父母可好，十分親熱。主治牙醫大衛則透露，他兒子、兒媳二月去韓國、台灣旅遊，回美剛隔離完三周，又碰上紐約封城防疫。

離開前在前台確認下次來診所的時間，慣例收到禮品：牙刷、小牙膏和小盒牙線各一。從頭到尾只花了一個小時，診所依舊效率高，服務好。疫情無情人有情，生活仍要繼續。

墟里 葉歌
逢周一、五見報

憑絹鑒真辨假

廿多年前，一名古書畫商力薦手上一幅絹本《鷹雉圖》，指是「南宋著名畫家李迪的作品，十分珍罕」云云。宋畫真跡稀貴，人所共知；不過，光細察其用絹，幾可斷定是後仿的贋品。為什麼呢？

除了假畫的絹新淨稀薄和品質較粗劣外，所交織的緯線卻是雙絲的，並非宋代的「單絲織法」；看來應屬近代機器所織，南宋那時怎可能有這麼先進的機織法呢？我國早已有一些專家，從留存至今的真跡，證實宋代絹本書畫，絹的織法上，橫和豎皆用單絲，而橫線較豎線稍寬；色調與較深色的宋代藏經紙相仿。

雖然那時出現了一種似屬雙絲絹的織法，其實細加深究，就會發覺其所有緯絲皆是單絲，只是緯線與經線交織時，每組經線中的一根絲沉在下面，另一根絲卻浮在上面。這種形式的絹還不能稱為「雙絲絹」；只有經線與緯線交織間，每兩根絲同時沉在下面、或浮在上面，才可稱為「雙絲絹」。

況且，李迪曾任職宣和畫院，紹興年間為畫院副使，所用以作畫的皆屬宋代的「院絹」。五代的絹甚至有「徐熙（南唐花鳥畫家）絹如布」之說，但到了宋絹，質地大大改觀。《圖繪寶鑒》謂：「唐人五代，絹素粗厚；宋絹輕細，望而可別唐宋也。」

明代唐寅《六如居士畫譜》引述王思善所言：「宋有院絹，勻淨厚密，亦有獨梭者，有等級細密如紙者。

但是稀薄者非院絹也。」可知宋畫院用絹必光細勻結，質素甚佳。例如宋徽宗趙佶《聽琴圖》軸、南宋馬遠和馬麟等名家畫作，絹地質高細密，用的絹不同凡響。李迪的真跡，正是用這種特別的宋院絹。像**附圖**，為李迪另一絹本作品《雞雛待飼》圖冊頁（局部），故宮博物院藏。院絹的織法全用單絲，由於質優，經逾數百年，絹絲的柔韌性也不會消失，保存久遠亦不會變得乾滯易脆；不過，真舊宋院絹，歷久一定沒有那麼光亮，絲上的纖毛也多褪掉。

曾在故宮博物院細賞李迪《楓鷹窺雉圖》真跡，畫軸絹面寬一百一十公分；但上述近仿品，寬度僅五十多公分。李迪存世真品《鷹雉圖》只一幅而已；尋且李迪長於寫生造型，院體筆法細膩，塑造精確，工筆重彩，剛柔並施，全畫顯得氣魄蒼勁，又豈是筆法粗劣和生硬呆頓的贋品可以魚目混珠呢？

閒性閒情 李英豪
逢周五見報

寵物走私團

究竟誰為團聚課金予不法之徒協助走私寵物？這種不顧後果的主人，我不懷疑他們對動物有愛，但憑其決定，着實堪稱世紀大笨蛋！

安排走私，明顯非法。有人看到疫情肆虐，離港的主人掛念寵物，就有可能付費鋌而走險，託人偷運毛孩，一解相思（可能只屬單思）之苦。歹徒視「寵物走私團」為財路，雖是荒唐，卻能視之為因錢而生的邪念，可是卻荒謬地真有待動物如珠如寶的主人幫寵物報名，讓走私團在逆市下額滿成行，天呀！

到底是寂寞難耐還是以為有錢連法律和疫情也非障礙？如果真的愛寵物，怎會放心讓牠們登上來歷不明的交通工具，既沒檢疫又沒足夠空間，一大批貓狗就這樣傻乎乎出發，擠着離境。迢長路遠，車廂船艙暗隔髒亂，又不知有沒有糧水供應，危機四伏，分分鐘末路一條。就算成功到達目的地，也可能如曾受虐般出現心理陰影，主人們沒想過嗎？

事實擺在眼前，自八月開始，接連發現海邊有為數不少的貓狗屍體，疑是走私失敗慘被滅口；水警與海關又於行動中檢獲十多隻植了晶片的活犬，顯然有人飼養，卻被安排參加走私團。不知是天地不仁還是上主惻隱，狗狗活着被發現，雖要轉往合法暫託機構，但總算暫時保住性命。然而，那些笨蛋主人最終是否敢承擔責任現身接回寵物仍是未知數，毛孩前路茫茫，我見猶憐。

口口聲聲視寵物為家人的，只要想想動物如果是人模人樣，就不會忍心牠們非法離港。現在不是戰亂，又非末日，誰會讓家人為團聚冒險走難？如果真的有愛心，就要不怕麻煩，肯付出精神、時間和金錢從正途申請，或找別人暫時照料，總有安全的辦法。飼養動物與養兒育女一樣，都要盡意盡力、用心用腦才行。

寵物走私實在不能接受。對這類事件無動於衷的人，請想想如果被沖上岸的是小孩屍體，又或在密室被海關發現的是十數個小人蛇，會否頓時覺得事情殘暴非常，需要正視，必須嚴懲與打擊。

竹門日語 簡嘉明
逢周五見報